

刘广洲(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研究员):唐·王冰在注《素问·针解篇》最末一段文字时写道:“此一百二十四字,蠹简烂文,义理残缺,莫可寻究,而上古书,故且载之,以亡后之具本也”。其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校正云:“详王氏云一百二十四字,今有一百二十三字,又亡一字。”可见古人进行文献整理研究,所持的态度是多么严谨、审慎,我们应当有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。

钱超尘(北京中医学院副教授):整理中医古籍,经常采用“校注”体例。“校”指校勘,“注”谓注释,而注释则离不开训诂。注释古书,对于前人的注释和阐述,有一个择善而从、指陈得失的问题。梁·陶弘景作《神农本草经注》和《名医别录》就很重视探究药物的命名,如羊蹄又叫作蓄菜、秃菜,他认为“今人呼为秃菜,即蓄字音讹也”,告诉人们不应从秃字去释名。而另外一些药名,校勘时应予注意。如薄荷,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统一的写法,西汉杨雄《甘泉赋》写作“茝萐”、吕忱《字林》写作“茝萐”、南唐陈士良《良性本草》写作“茝萐”、孙思邈《千金方》作“蕃荷”,至《唐本草》始作“薄荷”,所以今本《妇人良方》卷三改薄荷汤为薄荷汤,不能以“字误”来注释。另外从训诂学的角度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有些释名是错误的。如释琥珀:“时珍曰:虎死则精魄入地为石,此物状似之,故谓之虎魄。”而唐·李珣《海药本草》指出:“琥珀是海松木中津液所化”,宋·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称“琥珀,松脂淪入地所化”,似较时珍解释为妥,我们在校注时,应予指出。

薛清录(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中心副研究馆员):整理校勘中医古籍,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,它不仅要求参加者具备中医药知识,而且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目录学、版本学知识。目录学是“治学涉径之学”,中医古籍源远流长、浩如烟海,如不借助目录学的指引,往往坠入茫茫烟海,感到头绪万端,莫衷一是。

我国古代留下来的目录学专著很多,除历代官修的大型书目之外,还有私人藏书目录、史籍、地方志中所载书目等,都是校勘古籍的重要参考资料。中医古籍在传抄刻印过程中,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。例如纸张、刻工、刀法、字体、款式、避讳等,都有一定的时代特色,据此有助于鉴别善本、劣本,有助于断定取舍,辨别真伪。

余瀛鳌:古医籍的标点句读,直接影响着阅读和理解,也应在点校时加以注意。如《妇人大全良方》卷十二引《古今录验》的一段话,点校组初稿点为“疗妊娠不欲食,或吐,春月所宜,服柴胡汤”。这个点法不恰当,我将之改为:“春月所,宜服柴胡汤”。同书卷十五在“《指迷方》治胎水,五皮散”用法中,有一段话初稿点为“右咬咀,每服半两。水二盏,浓磨木香,水一呷同煎至八分,去滓”。而实际上“浓磨木香水一呷”应读为一句。又如在标点时,对于一些药物的炮制、用量宜点得细致、准确。通常的点法如:“杏仁去皮尖,三钱”“荆芥炒黑,一钱”,即在炮制与药量之间加一逗号。但在《妇人大全良方》卷十三“疗妊娠烦躁或胎不安。竹茹汤”后所列方药有“淡青竹刮茹一两”,此处“刮茹”后就不应加逗号,如误加则成为没有竹茹的所谓竹茹汤了。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视一个标点所造成的误弊。

宋志恒(卫生部中医司):发掘祖国医学伟大宝库,要遵循“系统学习,全面掌握,整理提高”的方针,而要想提高,先要整理,它是继承发扬的基础和前提,是举国中医界的一件大事,是中医事业发展的千秋大计,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重要措施。党中央把整理古籍提高到关系子孙后代的战略高度,要我们“搞上百年”,这就不是靠一代人而是几代人,更不是靠少数专家、编辑或几个研究室所能完成的,而是我们整个中医界的共同大业,希望大家都来献计献策,都来关心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。

(杨钢整理)

茅莓根皮治疗腹泻

湖南省东安县中医院 周彦 李国林

茅莓根皮系蔷薇科植物 *Rubus parvifolius* L. 的根皮,分布很广,以江南各地多见,四季均可采用。其味苦涩,性平。我们用其治疗急性胃肠炎、消化不良等收效良好,现介绍如下。

取鲜茅莓根,洗净,剥取根皮,焙干研末,装入

胶囊,每个重0.25克。成人初服10丸(约2.5克生药),以后每隔6小时再服一次。一般服一次即效,无效时酌情加量至15丸。泻止后再服一次,以资巩固。小儿可酌量服用散剂。我们曾观察83例,治愈80例。